

卷七十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
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
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
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宮殿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太祖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 江少虞 撰
卷 卷七十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九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
詐妄謬誤

林瑀

仁宗聖性好學博通古今自即位常開邇英講筵使侍講侍讀曰進經史孜孜聽覽中昊忘倦有林瑀者自言於周易得聖人祕義每當人君即位之始則以日辰支干配成二卦以其象繇爲人君所行之事其說支離詭駁不近人情及爲侍讀遽奏 仁宗曰陛下即位於卦得需象曰雲上於天是 陛下體天而變化也其下曰君子以飲食宴樂故臣願 陛下頽宴遊務娛樂窮水陸之奉極玩好之羨則合卦體當天心而天下治矣 仁宗駁其言翊日問賈魏公昌朝魏公對曰此乃誣經籍以文姦言真小人也

仁宗大以爲然於是逐瑀終身不齒矣

甄履

英宗即位之初有著作佐郎甄履繼聖圖其序大略曰昔景德戊申歲天書降後二十四年 陛下降生之日復是天慶節是天書於二紀已前爲 陛下降聖之兆也又邇來市民染帛以油漬紫色謂之油紫油紫者猶子也 陛下濮安懿王之子視 仁宗爲諸父此猶子之義也又云京師自二年來里巷間多云看个羊 陛下生於辛未羊爲未神此又語瑞也又以御名拆其點畫使兩日相並爲窮明繼照之義其言詭誕不經 英宗聖性高明尤惡諛諂書奏怒其妖妄御批送中書令削官停任天下伏其神靈

宋子京

歐陽文忠公脩自言初移滑州到任會宋子京曰有某大官頗愛子文俾我求之文忠遂授以近著十篇又月餘子京告曰某大官得子文讀而不甚愛曰何爲文格之退也文忠笑而不荅旣而文忠爲知制誥人或傳有某大官極稱一丘良孫之文章文忠使人訪之乃前日所投十篇良孫盜爲已文以贄而稱羨之者即昔日子京所示之某大官也文忠不欲斥其名但大笑而已未幾文忠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見邸報丘良孫以獻文字召試拜官心頗疑之及得所獻乃令狐挺平日所著之兵論也文忠益歎駭異時爲侍從因爲 仁宗道其事 仁宗駭怒欲奪良孫官文忠曰此乃朝廷已行之命當日失於審詳若追奪之則所失又多也 仁宗以爲然但發笑者久之

李定

京師百司庫務每年春秋賽神各以本司餘物貨易以具酒饌至時吏史列坐合樂終日慶曆中蘇舜欽提舉進奏院至秋賽神例賣拆封紙以充舜欽欲因其舉樂而召館閣同舍遂自以十千助席預會之客亦醵金有差酒酣命去優伶却吏史而更召兩軍女伎先是洪州人太子中舍李定願預醵厠會而舜欽不納定銜之遂騰謗於都下既而御史劉元瑜有所希合彈奏其事事下右軍窮治舜欽以監主自盜論削籍為民坐客皆斥逐梅堯臣亦被逐者也堯臣作客至詩曰客有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蓋為定發也

劉元瑜

劉待制元瑜既彈蘇舜欽而連坐者甚衆同時俊彥為之一空劉見宰相曰聊為相公一網打盡是時南郊大禮而舜欽之獄斷於赦前數日舜欽有詩曰不及鷄竿下坐人蓋謂不得預赦免之囚也舜欽死歐陽文忠公序其文集叙及賽神之事略曰一時俊彥舉綱而盡矣蓋述御史之言也舜欽以大理評事集賢校理廢為民後二年得湖州長史四十餘卒

遊錄

並卷

吳奎

吳奎為參知政事會御史中丞王陶以韓魏公不肯押班事其言兼及兩府奎乃上章言邇來天文譴見皆為王陶召之又嘗於上前薦藤甫可為帥上問其故奎曰滕甫不唯將略可取至於軀幹膂力自可

被兩重鐵甲異時上語其事於待臣曰吳奎論事大槩皆此類也

常秩

常秩以處士起爲左正言直集賢院判國子監不踰年待制寶文閣兼判太常寺中間謁告歸汝陰主上特降詔自秩始也會放進士徐鐸榜秩密以太學生之薄於行者籍名於方冊貯懷袖間每唱名有之則揭策指名進呈乞賜黜落如是者三四上方披閱試卷或與執政語往往不省秩言秩大以爲沮遂謁告不朝一日翰林學士楊繪方坐禁中俄有報太常寺吏人到院者繪昔嘗判寺立命至前乃故吏也詢其來之故即云常待制以謁告月餘未有詔起令探刺消息楊曰此禁中汝得妄入乎我若致汝於法

則連及待制汝速出無取禍也先是秩未謁告時差護向經葬事至是經葬有日上親奠祭護葬官例合迎駕秩不候朝參而出迎駕於經門上祭畢登輦而去亦不顧秩秩愈不得意或告以不朝參而出就職又嘗私覘禁中臺官欲有言者秩大恐遂以病還汝陰既而卒或云方卒時狂亂若心疾將自殺者然未得其詳

鄧潤甫

熙寧六七年河東河北陝西大饑百姓流移於京西就食者無慮數萬朝廷遣使賑卹或云使者隱落其數十不奏一然而流連襁負取道於京師者日有千數選人鄭俠監安上門遂盡流民圖及疏言時失其詞激訐譏訕往往不實書奏俠坐流竄而中丞鄧綰

知諫院鄧潤甫上言王安國嘗借俠奏藁觀之而有
獎成之言意在非殺其兄是時平甫以著作佐郎祕
閣校理判官誥院坐此放歸田里逾年起為大理寺
丞監真州糧料院不赴而卒平甫天下之奇才黜非
其罪而又不壽世共歎惜臺官希執政之旨且將因
此以浼荆公也金嘗為挽詞二首頗道其事云海內
文章傑朝廷亮直聞黃瓊起處士子夏遠脩文具錦
生遷怒江湖夕離羣傷心王佐略不得致華勛又曰
今日臨風淚蕭蕭似縷縻空懷徐稚絮誰立鄭玄碑
無力酬推轂平時憤抵巇何人全枉狀路粹豈能為
蓋為是也

鄧綰

馮京與呂惠卿同為參知政事呂每有所為馮雖不

抑而心不以為善至於機事亦多予楮會鄭俠獄起
言事者以俠嘗遊京之門推劾百端馮竟以本官知
亳州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渭州舍人錢藻當制有
大臣進退繫時安危及持正莫回一節不撓之語中
丞鄧綰懼馮再入又將希合呂公遽言馮京預政日
久殊無補益而曰繫時安危京朋邪徇俗懷利而已
而曰持正不撓乞罷錢藻以論中外而藻竟罷直院

二

熙寧八年王荆公再秉政既逐呂惠卿而門下之人
復為諛媚以自安而荆公求退告去尤切有練亨甫
者諸中丞鄧綰曰公何不言於上以殊禮待宰相
則庶幾可留也所謂殊禮以丞相之子雱為樞密使
諸弟皆為兩制婿姪皆館職京師賜第宅田邸則為

禮備矣。縮一一如所戒之言。上祭知其阿黨，亦頷之而已。一日，荆公復於上前求去，曰：「卿勉為朕留，當一一如卿所欲，但未有一穩便第宅耳。」荆公駭曰：「臣有何欲而何為賜第？」上笑而不荅。翊日，荆公懇請其由，上出縮所上章，荆公即乞推劾。先是，縮欲用其黨力，傷臺官，懼不厭人望，乃并彭汝礪而薦之。其實意在傷也。無何，上黜彭汝礪，縮遽表言：「臣素不知汝非之為人，昨所舉鹵莽，乞不行前狀。」即此二事。上察見其姦，遂落縮中丞，以本官知魏州。亨甫奪校書為漳州推官，縮劾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士薦人不循分守，又曰：朕之待汝者，義形於色。汝之事朕者，志在於邪，蓋謂是也。」

楊繪

楊繪性少慎，無檢操。居荆南日，事遊宴，往往與小人接。一日，出家妓延客夜飲，有選人胡師文預會。師文本鄂州豪民子，及第為荆南府學教授。尤少士檢，半醉狎侮繪之家妓，無所不至。繪妻自屏後窺之，大以為耻，叱妓入，撻於屏後。師文離席，排繪使呼妓出，繪媿於其妻，遽欲徹席。師文在，怒奮拳毆繪，眾客救之。幾至委頓。近臣不自重，至為小人凌暴。士論尤鄙之。

許將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劄，頗多斥詞。劄下將往見曾而告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也。」遂龜勉為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它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

元獻當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晏公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非夕餘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許亦憮然而去

並東軒筆錄

侯仁寶

侯仁寶即趙王普之甥也世爲洛陽大族知邕州久在嶺外求歸西洛而無其計詐取交趾矯其奏乞詣闕而陳其策太宗納之其舅韓王時已爲盧多遜所譖罷相出河陽多遜當國必知是役之艱固欲致仁寶於敗績以沮趙普而太宗復不寤仁寶求歸

之矯盧因奏曰今果許仁寶自邕至闕復還嶺表率師往取反復路遠恐爲交人先警豈若就湖南兵數萬乘不備而襲之太宗深然之詔團練使孫全興將湖南兵三萬與仁寶南取交州兵至白藤以爲賊可盡滅仁寶爲交趾所擒梟首於朱鳶縣亘然也全與奔北斬於闕下

湘山野錄

張杲卿

張杲卿丞相致政居陽翟於少室山下造庵爲養性存神之地間或乘肩輿而往從者不過五六人處庵中徃徃踰月方歸一日有道人形神瀟洒野冠山服來謁公與之語頗達道要亦究佛理待之甚喜旣夕道人曰其新自浙中迴得茗芽少許欲請相公一啜公欣然可之道人乃躬自滌器進火烹茶以進公頗

稱善良又取茶飲從者各一甌少時從者皆昏暝
顛仆且睡道人即白公曰某欲往羅浮煉丹之藥劑
鼎竈之資行從多金器願賜數事公遽呼從者皆不
應亦無可柰何住其所取幾十餘斤悉持去殆曉從
者始醒

楊孜

楊學士孜襄陽人始來京師應舉與一倡婦往還情
甚密倡盡所有以資之共處踰歲既登第貧無以爲
謝遂給以爲妻同歸襄陽去郡一驛忽謂倡我有室
家久矣明日抵吾廬若處其下乘性悍戾計當相困
我視若亦何聊賴數夕思之欲相與咀椒而死如何
倡曰君能爲我死我亦何惜即共痛飲楊素具毒藥
于囊遂取而和酒倡一舉而盡楊執爵謂倡曰今儻
借死家人須來藏我之屍若之遺骸必投諸溝壑以
飼鷓鴣焉若我葬若而後死亦未晚倡即呼曰爾誰
誘我至此而詭謀殺我乃大慟頃之遂死即燔瘞而
歸楊後終於祠曹員外郎集賢校理

史沈

史沈以進士第爲著作佐郎累坐事羈房州移襄以
卒沈仕不得志好持人短長世亦凶人目之然亦竟
以此敗常過江州琵琶亭作詩勝于棟其略曰坐上
騷人雖有詠江邊寡婦不難欺若使王涯聞此曲織
羅應過賞花詩

王平

御史臺儀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爲外官有侍
御史王平拜命垂滿百日而未言事同寮皆訝之或

日端公有待而發苟言之必大事也一日聞入劄子
衆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曰是何穆若之
容忽覩鬢如之狀並倦遊錄

蘇曉

乾德初國用未豐蘇曉爲淮漕議盡榷舒廬蘄黃壽
五州茶貨置四十四場一萌一蘖盡搜其利歲行百
餘萬緡淮洛苦之曉舟敗溺淮民比屋相賀

胡旦

胡大監旦知明州道出維揚時同年董給事儼知揚
州遇之特歡截篙投擲以留之一日延入後館出姬
侍列餽餼其宴豆皆上方貴器飲酣胡謂董曰吾輩
出於諸生所享若此粗亦忝矣弊舟亦有二三裘鬢
容止玩飾不侔同年之家人生會合難得或不棄來

日能枉駕弊舟數盃可乎董感其意大喜徐又曰三
品珍器貧家平生未識可略假舟中聊以夸示荆釵
得否董笑曰狀元兄見外之甚也亟命滌濯以巨奩
盡貯之對面封訖令送舟中明日五鼓張帆淮風瞥
然不告而行不旬至杭州薛大諫映亦榜下生也首
問胡曰過維揚見董同年否胡曰甚安又曰董望之
材器英邁奇男子也然止是性貪一日樽前胡謂薛
曰聊假二千緡創鑑湖別墅節麾才罷便當謝病一
扁舟釣於越溪豈能隨螭蠅競吻角乎薛公不得已
贈白金三百星聊以爲釣溪一醉且撼頭領之不爲
少謝後知制誥爲繼恩平蜀有功恃勲邀寵僭溢恣
濫將加恩以銀數千兩賂且爲褒詔事敗且削籍爲
典午竄潯州安置焉並玉壺清話

石守道

石介性純古學行優敏以誘掖後進敦獎風教爲已任慶曆中在太學生徒咨問經義日數十人皆怡顏和氣一一爲講解殊無倦色嘗請仁廟駕幸太學欲爲儒者榮觀因作慶曆聖德頌詆忤當途大臣既而謗介請駕幸太學將有他志介因罷學官得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持闕于徂徠故棲歲餘病死當途者誣奏云介投契丹死非其實遂詔京東提刑司發墳剖棺驗其事繼而有孔直溫者狂悖抵罪直溫昔嘗在介書院爲學以爲黨遂編置介之子弟于諸郡嗚呼讒人之口真可懼哉

倦遊錄

二

石守道介康定中主盟上庠酷憤時文之弊力振古

道時庠序號爲全盛之際仁宗孟夏鑾輿有玉津
瓊麥之幸道由上庠守道前數日於善守堂出題曰
諸生請皇帝幸國學賦糊名定優劣中有一賦云今
國家始建十親之宅封八大之王蓋是年造十王宮
封八大王元儼爲荆王之事也守道晨興鳴鼓於堂
集諸生誦之曰此輩鼓篋游上庠提筆場屋稍或黜
落尚騰謗有司者悲哉吾道之衰也如是此物宜遽
去不爾則鼓其姓名撻以懲其謬時引退者數十人

湘山野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